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一百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三

郭虔瓘 張嵩 郭知運 子英傑 王君㚟 賈師順附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也開元初累遷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

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既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勒同領兵以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又下制曰朕聞賞有功報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賞德不報則人何謂哉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

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拓𨺚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櫪馬長嘶戍人遠望謀以十勝成其九拒遂能推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與朕同時眷言茂勳是所

嘉歎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勞臣觀而懦夫立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可封介休縣開國公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户虔瓘乃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勑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

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强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
徙諸豪族令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
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
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䭾並
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凉州
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
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尅其獲幾何儻稽天
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

況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隅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懋皇猶尚綏懷不從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㢈圖志恢土宇西通絶域北擊匈奴雖㢈獲珍竒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度璀竟無克復之功尋遷右威衛大將軍以疾卒其

後又以張嵩為安西都護以代虔瓘嵩身長七尺偉姿儀初進士舉常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府庫遂為充實十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黄門侍郎杜暹代嵩為安西都護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略初為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又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加雲麾將

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其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
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薛訥王晙等掎角擊敗之
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
户阿悉爛跌跌思太等率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為賊所執詔薛訥領兵討之叛賊至綏州界詔知運領
朔方兵募橫擊之大破賊衆於黑山呼延谷賊捨甲仗
走六年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九曲
獲鑠及甲馬犛牛等數萬計知運獻捷遂分賜京文武

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運為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錫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說為其碑文知運自居西陲甚為蕃夷所憚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時人稱王郭焉子英傑英乂英傑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

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于引突厥之衆拒戰于都山之下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沒于陣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賊所殺英又劍南西川節度使自有傳

王君㚟瓜州常樂人也初為郭知運別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遷

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弊㪣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

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君㚟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攝御史中丞依舊判涼州都督封晉昌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仍聽致仕上又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設宴賜以金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為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獻及君㚟父壽殺掠人户并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嘗欲以忠勇報國今日

何不一戰君奐聞又被執登陴西向哭竟不敢出兵初
涼州界有廻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酋長君奐微
時往來涼府爲廻紇等所輕及君奐爲河西節度使廻
紇等怏怏恥在其麾下君奐以法繩之廻紇等積怨密
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奐遽發驛奏廻紇部落難制
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問之廻紇等竟不得理由是
瀚海大都督廻紇承宗長流瀼州渾大得長流吉州賀
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

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婚貶令問為撫州別駕嵩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糺合黨與謀殺君㚟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笔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左右宗貞剖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㚟從數十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㚟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及之護輸遂棄君㚟屍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贈特進荆州大都

督給靈轝遞歸京師葬於京城之東官供喪事仍令張
説為其碑文上自書石以寵異之吐蕃之寇瓜州也分
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及瓜州
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衆乘勢以攻之數日不陷
賊中有分得漢口為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
使夜就城下詐為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衆
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
不早降以全城中之衆師順答曰漢法降賊者九族為

戮吾受國官爵秖可以死拒寇豈得背恩降賊悉諾邏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既不肯降吾衆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脱士卒衣裳以為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衆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迴襲而廵城知有備始去賈師順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入為左領軍將軍病卒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也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於北庭鎮遣守珪率衆救援在路逢賊甚衆守珪身先士卒與之苦戰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率頡斤一人開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間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書陳利害請引兵自蒲昌輪臺翼而擊之及賊敗守珪以功特加遊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

幽涼為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守珪後累轉左金吾員外將軍為建康軍使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纔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

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記其事明年遷鄯州都督仍充隴右節度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先是契丹

及奚連年為邊患契丹衙官可突于驍勇有謀畧頗為
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後為幽州長史竟不能
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剌與
可突于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偽遣管記右衛騎
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剌帳賊徒初無降意
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
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悔潛誘之斬屈
剌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衆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

蒙川大閱軍實讌賞將士傳屈刺可突于等首于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為北平王使統其衆尋為可突于餘黨所殺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便為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遂拜守珪為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官並如故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二十六年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

率騎邀叛奚餘衆於湟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眞陁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於白眞陁羅逼令自縊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弟守琦左驍衛將軍守瑜金吾將軍守珪子獻誠守瑜子獻恭守琦子獻甫三人皆為興元節度

使各自有傳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為縣小吏縣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後為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叅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㚟為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為判官甚委信之時又有判官宋貞與仙客俱為腹心之任及君㚟死宋貞亦為迴紇所殺仙客以不從獲免俄而蕭嵩代君㚟為河西節度又以軍政委於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嵩入知政事數稱

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竟代嵩為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禕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盈滿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悅以仙客為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為不可乃加實封二百户其年

十一月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于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於朝堂決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明年特封豳國公贈其父意為禮部尚書祖會為涇

州刺史俄又進拜侍中兼兵部尚書天寶年改易官名
拜左相尚書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内出絹一千
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丞謚曰
貞簡初仙客為朔方軍使以姚崇孫閎為判官及知政
事閎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
惑之及疾甚閎請為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
作遺表薦閎叔尚書右丞奕及兵部侍郎盧奐堪代已
閎為起草仙客時既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弔

以其表上玄宗覺而怒之左遷奐為永陽太守盧奐為臨淄太守賜閟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驍勇聞隴上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以禦之以海賓為先鋒及賊于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以衆寡不敵歿于陣大軍乘其勢

擊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羊牛十四萬頭𤣥宗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初名訓年九歳以父死王事起復拜朝散大夫尚輦奉御賜名忠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游處及長雄毅寡言嚴重有武略𤣥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横皆出意表𤣥宗謂之曰爾後必為良將十八年又贈其父安西大都護其後遂從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褘並引為兵馬使二十一年再轉左

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懷焉遂為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必欲取勝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是秋吐蕃大下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

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為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衆耀武漠北高會而旋時突厥葉護

新有內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烏蘇米施可汗懼而請降竟遷延不至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迴紇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因加左武衛大將軍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虜不敢入天寶三載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竟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四載加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採訪使五月進封清

源縣公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以伺虜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矣四載又

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
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
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五年正月
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
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
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
皆歸掌握自國初以來未之有也尋遷鴻臚卿餘如故
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後頻戰青海積

石皆大勉捷尋又伐吐谷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其載四月固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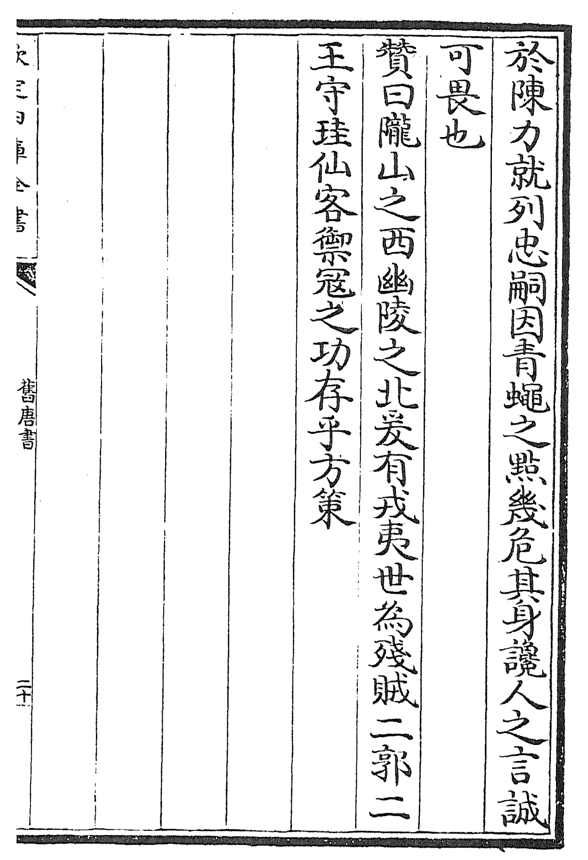
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僶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將及於庭忠嗣曰李將軍有何事乎光弼進而言曰請議軍忠嗣曰何也對曰向者大夫以士卒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雖曰受詔實奪其謀何者大夫以數萬衆付之而不懸重賞則何以賈三軍之勇乎大夫財帛盈庫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彼如不捷歸罪於大夫矣忠嗣曰李將軍忠嗣計已決矣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

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雖然公實愛我光弼謝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哀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而出及延光過期不尅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别駕魏林告忠嗣稱往任朔州刺史忠嗣為河東節度云早與忠王同養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徵入朝

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為隴右節度特承恩顧因奏忠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己官爵贖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貶漢陽太守七載量移漢東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寶中秘書丞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太半竟如忠嗣之言當代稱為名將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

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末戰馬蕃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㚟張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邊域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萬人征西請給公乘熟食可謂謀之不臧矣君㚟以父執登陴兵竟不出此則不知門外之事義斷恩也守珪以至誠感神取材成堰與夫耿恭拜井有何異焉仙客爰自方隅驟登廊廟顯招物議獨善其身葢才有不周昧



於陳力就列忠嗣因青蠅之點幾危其身讒人之言誠可畏也

贊曰隴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為殘賊二郭二王守珪仙客禦寇之功存乎方策

舊唐書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五十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遊擊將軍年二十餘即拜將軍與

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末甚任用後夫蒙靈詧累拔擢之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靈詧累討之不捷𤣥宗特勑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疎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

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為三軍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為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為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

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玄宗使術士韓履氷往視日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尫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

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

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勑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為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九月復至

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密川令
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軍還至
河西夫蒙靈詧都不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啖狗腸高麗
奴啖狗屎高麗奴于闐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
者鎮守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
丞安西都知兵馬使誰邊得曰中丞靈詧曰此既皆我
所奏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
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爾能作捷

書單恐懼請罪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徵靈詧入朝靈詧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詧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時為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為靈詧押衙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靈詧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曰公面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

思琛辛苦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
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
捽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八載入朝加特
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仍與一子五品九載將
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石國大瑟
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馲駞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雞以仙
芝為懦緩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財鉅萬頗能散
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尋

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諷羣胡割耳剺面請留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留思順以仙芝為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封密雲郡公十一月安祿山據范陽叛是日以京兆牧榮王琬為討賊元帥仙芝為副命仙芝領飛騎彍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玄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陜州是月十一日封常

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祿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陜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効力守胡城

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
覽外祖死常清孤貧三十餘屬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
使將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傔
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傔
常清細瘦目纇脚短而跛仙芝之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
投牒仙芝之謂曰吾奏傔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
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
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

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仙芝之出入晨夕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為傔開元末會達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玄宗勑靈詧邀擊之靈詧使仙芝以兵北至綾嶺下遇賊擊之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所殺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略事頗精審仙芝之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之軍迴靈詧賞勞仙芝去奴袜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

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傔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之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疊州地下戍主使以為判官累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天寶六年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詧為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為慶王府録事參軍充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將仙

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為郎將德詮母在宅內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三軍常清出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馬使傔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為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蹔死以肅軍容因令

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中股慄十載仙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為判官王正見為安西節度奏常清為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為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

子五品官賜第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為右金吾大將軍仍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每出征或乘驛私馬不過一兩疋賞罰嚴明十四載入朝十一月謁玄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玄宗言兇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清奏曰祿山領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玄

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留入罌子谷兇威轉熾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柘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陜郡遇高仙芝具以

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與仙芝軍效力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撓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勅至軍並誅之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勅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汚國家旌麾受戮賊手討逆無效死乃甘心初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勅令却赴潼關

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其表曰中使駱奉仙至奉宣口勑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効令臣却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縲囚忽焉解縛敗軍之將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自城陷已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拜首闕庭吐心陛下論逆胡之兵勢陳討捍之別謀酬萬死之恩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函谷關遙陳

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瞫稱未獲死所臣今獲矣昨日
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
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衆
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
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
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誡諸
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誡諸軍三期陛下知
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下或以臣

失律之後誑妄為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屍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結草軍前迴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常清既刑陳其尸於蘧蒢上仙芝之歸至廳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處仙

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又目常清之尸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則引拔子爲我判

官俄又代我為節度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蒱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為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慴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為衙將翰好讀左氏

春秋傳及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為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為副者見翰禮倨不為用翰怒檛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冦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

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賊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為常其冬玄宗在華清宮王忠嗣被劾勑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為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

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寛之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為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遥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

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為兄弟其冬祿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祿山以思順惡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

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凉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時楊國忠有隙於禄山頻奏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結之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飲酒頗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遘風疾絶倒良久乃蘇因入京廢疾于家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翰入拜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

蘇法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等為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寮出餞于郊十五載加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鋭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

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劒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為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鬬志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

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翦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鋭而覘者奏云賊殊無備上然之命悉衆速討之翰奏曰賊既始為兇逆祿山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隂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入其筭乞更觀事勢楊國忠恐其謀已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為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次于靈寳縣之西原

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南廹險峭北臨黄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午後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煙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于河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于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軍既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為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山

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為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偽署翰司空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偽令人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

誅徙其家屬于嶺外天下寃之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社稷于時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之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抗兇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疾于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軍中之務不親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自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衆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

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愧於顔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觀楊國忠之奏事邊令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偏責三帥不尤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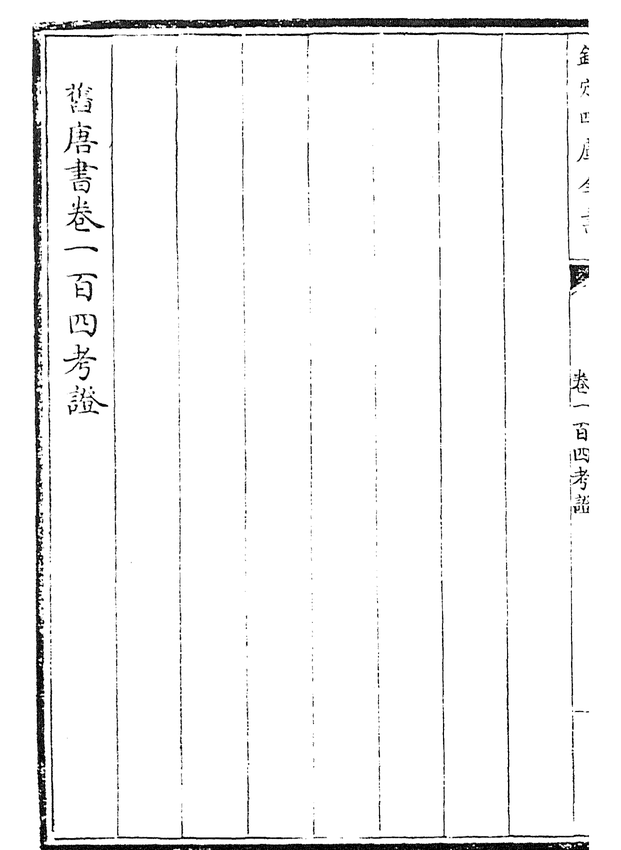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啓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甸僭竊衣裳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舊唐書卷一百四

舊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高仙芝傳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臣德潛按此天寶六載六月也而封常清傳又云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詧為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為慶王府錄事參軍二傳互異

封常清傳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留○新書陷滎陽



舊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鉷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弢之𤣥孫也祖節貞觀中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

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温相次為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偽濫朝廷深以為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搜括逃户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偽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户口其新附客户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頗以為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遂

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句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踰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絶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

足豈括田稅客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憬為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户為客者歲終徵得客户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公卿以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户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

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為外職融乃馳傳廵歴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而後决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甚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副宗廟乾坤之寄下荅寓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寢日旰忘食然徒以眇眇之身當四海之貴雖則長想

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于宣布政教安輯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憫焉當宸衷懷靜言厥緒豈人流自久招諭不還上情靡通于下衆心罔達於上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于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讜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户紀綱兼委之州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夏首及於歲終巡按所及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從多流涙

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撫字安存更冀良筭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廟堂廣徵異見羣詞盈於札翰環省彌于旬日庶廣朕意豈以為勞稽衆考言謂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為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彞體前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斂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饉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流戸大來王田載理敦庾之務

寤寐所懷其客户所税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
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
句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患州黨之
常情損餘濟闕親隣之善貸故木鐸云徇里胥均功夜
績相從齊俗以贍令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惸事
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
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
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壁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虚施人

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
循逃户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
官三五年内使就厥功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劾
並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示專其事不擾於人政術有
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業歸首句當州縣每季一申不
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首户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
年户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
意中書令張説素惡融之為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

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焉能為事融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分吏部為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為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為已患數譖毁之上惡其朋黨尋出融為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

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六年復入為鴻臚卿兼户部侍郎明年拜黄門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已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内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户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謔由是為時論所譏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為汝州

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脚隱没鉅萬給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嚴州地既瘴毒憂恚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台州刺史

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兖州刺史堅姊為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堅妹又為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敘二十五年為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句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益鉅萬玄宗以為能天寶元年三月擢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

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滻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滻水之上架苑墻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栿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沈香豫

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椀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綠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虵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屩如吳楚之制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丁紇反体都董反紇那也紇囊得体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体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

及此潭成陜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陜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那潭裏船車閙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

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𤣥宗歡悅下
詔勑曰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
朕闗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
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
於縱觀其陜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懋
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一子三品京官兼太
守判官等並即量與改轉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闕潭所
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分仍委韋堅具名録

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傭直終使役日多並放今年地稅且啓鑿功畢舟檝已通既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觀勵稍宜甄奬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準前錄奏船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郡進上物賜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堅姜氏壻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為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祿大夫

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句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撝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五載正月望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為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貶堅為晉雲太守惟明為播州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

堅為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為宜
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
鄠縣令冰兵部員外郎芝之堅男河南府户曹諒並遠貶
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
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員
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説貶夜郎尉監
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
累者數十人又勑嗣薛王瑁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其

母隨男任女壻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宗時為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絶七載嗣薛王琄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縁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因之綱典船夫溢於牢獄郡縣剝徵不止隣伍盡成裸形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玄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隨宇文化及至河北為竇建徳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

后入于建德軍建德送于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酋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乆吏絶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為崇禮開元初擢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閲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者無與為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

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精好每歲句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沈毅有材幹任氣尚朋執初為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為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為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

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
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絶於歲月矣在臺數年
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
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
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
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
蕭諒爲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撝讓頗不相能竟出爲
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巳復擢爲御史中丞仍充

諸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為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堅獄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鉷父瑨中外兄弟鉷即表姪少相狎鉷入臺慎矜為臺端亦有推引及鉷遷中丞雖與鉷同列每呼為王鉷鉷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於慎矜有間又誘而啗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奪鉷職田詈

鉷詆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愼矜性疎快素昵於鉷嘗話讖書於鉷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鉷與林甫構成其罪云愼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蓄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璹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又使京兆士曹吉溫往東京收愼矜兄少府少監愼餘弟洛陽令愼名等

雜訊之又令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府少監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荅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撇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絶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撅瑄竟不肯荅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捜愼矜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豎櫃上作一闇函緘讖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詬以示愼矜愼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

及溫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証說之若至溫湯即求首陳不可得矣去溫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樹下具吐之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日詔楊慎矜慎餘慎名並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范滔並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亦死於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

以男女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御史顔真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勅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勅了慎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煢何以堪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

板池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史平洌齎勑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慎矜至溫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羮投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為時名將生瑨瑨
珣瑨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珣兵部侍郎秘書監鉷
即瑨之孽子開元十年為鄠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
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户部員外郎常
兼御史天寳二年充京和市和糴使遷户部郎中三載
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為京兆尹引升為京令
朝宗又于終南山下為苟家觜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
宗怒勅鉷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為吴興别駕又加

鉷長春宮使四載加句戶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為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已者而鉷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為已用既為戶口色役使時有勑給百姓一年復鉷即奏徵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勑本郡高戶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

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内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為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察内作事遷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充閑廄

使及苑内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都支度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言于金星洞見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玄宗令鉷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號加鉷銀青光祿大夫都知總監及栽接等使九載五月兼京兆尹使並如故鉷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為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供奉禁中鉷子準衛尉少卿亦鬬雞供奉

每謔岫岫常下之萬年尉韋黄裳長安尉賈季隣常於
廳事貯錢數百緡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
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鉷與弟户部郎中銲召術士任
海川遊其門問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
鉷懼洩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
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閒之話於私庭乃被侍兒
説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鉷鉷遣賈季隣收於長
安獄入夜縊之明辰載屍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産兄

王鉷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銲與故鴻臚少卿邢璹子縡情密累年縡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鉷上於王案前過狀與鉷鉷好奕棊縡善棊鉷因銲與之交故至是意銲在縡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隣等捕之逢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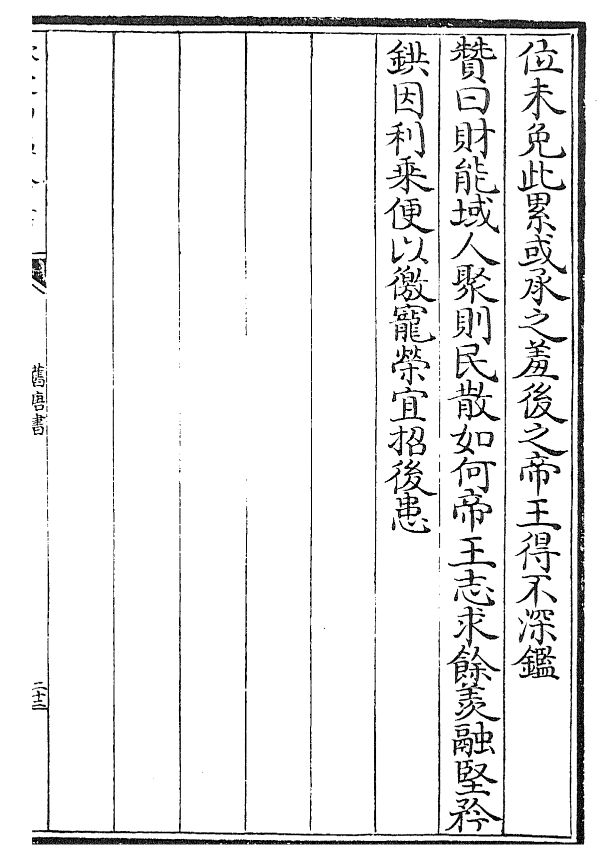
於化度寺門李隣為鉷所引用為赤尉銲謂之曰我與邢縡故舊縡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縡門縡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李隣以銲語白鉷鉷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鉷與國忠共討逐縡縡下人曰勿損太夫人國忠為劒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内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縡為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

白玄宗玄宗以鉷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鉷與銲别生
嫉其富貴故欲陷鉷耳遂特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請罪
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鉷曰且主上
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
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鉷俛首久曰
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
進狀十二日鉷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鉷恨之憤
訴言氣頗高鉷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

司已不納矣須臾勑希烈推之鉷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遂不許俄銲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銲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恐銲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為臣不忠為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為戸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綷事乎國忠愕然謂銲曰實知即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銲方曰七兄不知季鄰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銲決杖死於朝堂賜鉷自盡於三衛厨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

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鉷判官齊
奇營護之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備長流珠崖郡
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室女並流初鉷與御史中丞
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爲汲引及貴盛爭權鉷
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鉷至赤族豈
天道歟
史臣曰夫奸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貫
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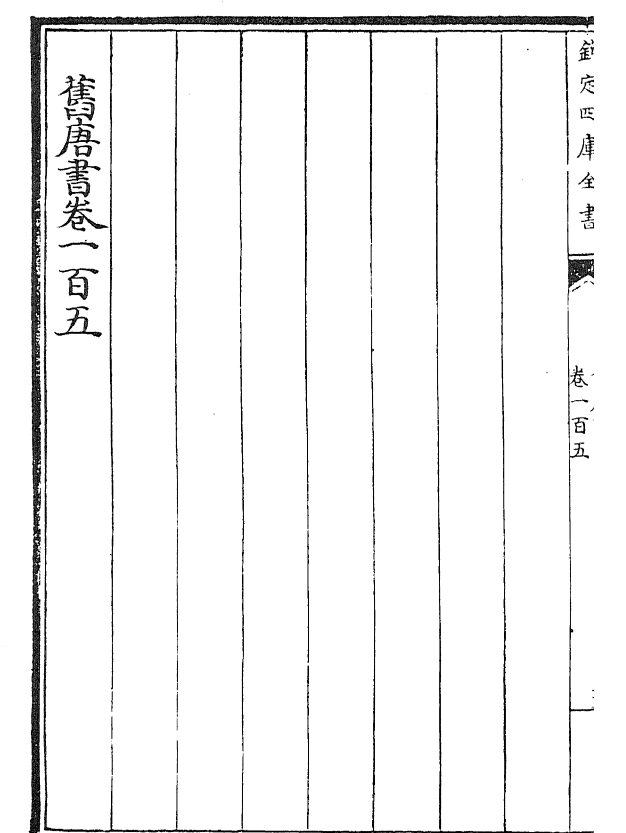
心緣利動言為甘間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分蓄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剋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説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鳯之一毛也玄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



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鑑

贊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羡融堅矜

鉄因利乘便以徼寵榮宜招後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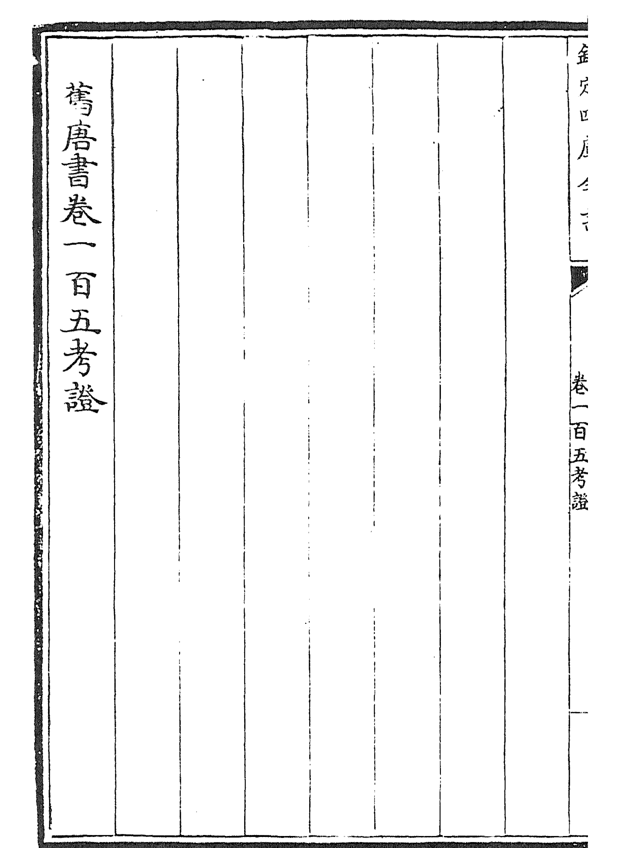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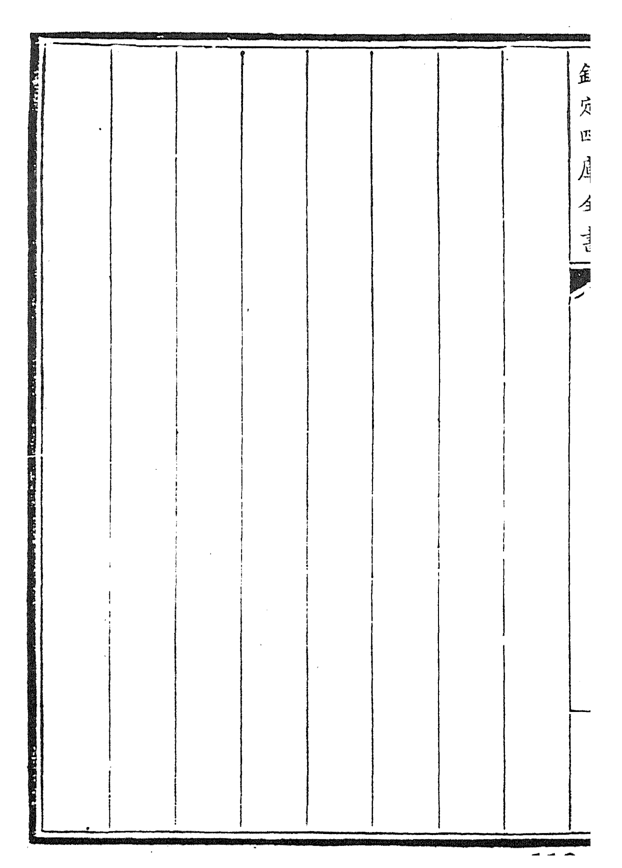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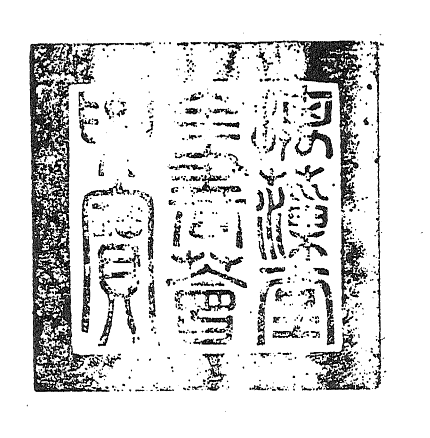
楊愼矜傳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新書瑄與愼矜同賜死

王鉷傳祖方翼為時名將生晙○沈炳震曰按王方翼傳作子瑨新書作子璵


舊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第三頁前七行不取汝城刊本不
訛吾據新書高仙芝傳改
卷一百五第四頁前六行兼委之州縣蘿草刊本
州訛都據下文改
第八頁後一行二行即空青石綠刊本綠訛紙據
新書常堅傳改
第八頁後三行方文穫刊本文訛丈據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